



87407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

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摠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

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弃

市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泛濫於天下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銑曰洪大也堯遭

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向曰品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

善曰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肇肇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

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
述曰疇咨熙載驛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
卿子曰下之和上警響之應聲也 齊曰統理
弘大疇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
亦咨嗟求賢廣召能事者 陛下 睿作睿 聖纂承
故其衆士響應而至者也 基緒 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
緒之緒爾雅曰纂繼也 良曰睿亦聖也緒
業也言以聖 遭遇厄運勞謙曰仄 善曰說文曰
德承繼大業 遭遇厄運勞謙曰仄 遇逢也周易
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
中昃弗遑暇食 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
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勤 惟岳 善作
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 惟岳 善作
降神異
人並 五臣
出 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銑注同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
謂彌 衡也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

質貞亮英才卓犖

力角切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

善曰孟子曰得天

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也叔善亮明英美也言善質在英明才高絕於

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

人初涉藝文升堂觀奧

善曰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

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齊曰涉歷也藝文謂道

藝文章也奧深也升堂觀奧言初學則見道藝

之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

五臣作暫聞不怠於

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

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

衡準之誠不足怪

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

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

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為尚書
令翰注同潛深默闇也言此三人雖聰俊比
之於衡彼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不足怪

若讎

善曰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大闔廬聞

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

銑曰果敢斷決也

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

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為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讎也任座抗行史魚厲

節殆無以過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

君不肖君也堯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

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

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

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

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

也向曰殆幾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衡

也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善曰史記趙簡子曰使驚鳥累百不如一鶚

衡立朝必有可觀善曰論語子曰赤也東帶立

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

飛辯騁辭溢氣全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善曰

全涌兒也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

曰全塵也涌起解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

之氣如全氣也至於判疑昔賈誼求試屬國詭

係單于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

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

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

漢書曰况自詭滅賊銑曰屬國典夷狄官詭

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終軍欲以長纓

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匈奴號

牽致勁越

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北內諸

侯軍自請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紮小者為冠纓向注同勁疆也

弱冠慷慨前代

五臣作世

美之近日

路粹

嚴象亦用

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

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興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楊州刺史粹後為軍謀奈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齊曰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衡之才可與此數子為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
善曰李陵比用者也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

龍躍振翼喻任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

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

中也尸子曰虹蜺爲析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昭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

鈞天廣樂必

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

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

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闕也畜養也

非常之寶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

觀可謂國寶不可多得言少有也激楚陽阿至

妙之容掌技

晉作

者之所貪

善曰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

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

以貪愛也飛兔驤鳥

曩絕足奔放良樂之所

急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兔驤曩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

樂尤盡其妙也

濟曰王良伯

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

臣等區區敢不

以聞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良曰區區猶勤勤也

陛下篤

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善曰漢書劉敬

曰臣衣褐衣褐見

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

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衡以短

衣引見而問之材

必

善無無可觀采臣等受面

行度可觀采也

必字

欺之罪

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翰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

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罷弊

五臣作疲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

善曰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

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然待衛之臣不懈於

內忠志之士亡五臣作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

欲報之於陛下也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

解情也內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

於陛下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

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

薄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

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

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翰曰

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

若有作姦犯科及

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

之治

善作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翰曰姦犯謂姦偽犯

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

允等

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

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

門侍郎同善注

銑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

拔以遺陛下

何曰良善也實不虛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

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

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

益也漏猶缺落也言言之事

將軍向寵

善曰蜀志

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爲

性行淑均曉暢

軍事

善曰廣雅曰暢達也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

以衆議舉寵

五臣有以字

爲督愚以

五臣無以字

爲營中

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

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

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衆臣舉

親賢臣遠小人

以爲幸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疆弱得其所宜也

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

以傾積善作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

不歎息痛恨於相靈也善同翰注 翰曰頽壞也相靈漢二帝用閹豎

所敗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

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

遷叅軍統留府事 琬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叅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

恐帝不能用故屬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

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

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全性命

向曰布衣廢人服也南陽郡名

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

邦必達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

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

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

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荆

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

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

廬向曰卑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

枉屈其身三度顧眄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

由是感激遂許

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善曰趙岐孟

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

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濟曰感三顧之重內

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

曹公奉命危

難之間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

事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

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

繼之以死也

良曰寄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

委任也大事謂社稷也

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

五臣作渡瀘深

入不毛

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

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政事君王何休曰境

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繫曰

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早夜憂歎恐不稱所

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

五臣作甲兵已足當帥將善作三軍北定中原善曰

曰獎勸也銑曰諸侯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善

三軍也中原謂魏也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

除也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比也攘却也

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

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

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將至於斟酌

則開拓鏡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

規五臣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

下作損

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

慢

五臣作彰其慢

善本作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

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
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
堪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
惟我之罪以告先帝若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
之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五臣作課以咨諏足善
使衆知之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

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
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 濟
曰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
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臣不勝受恩感當

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盡

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值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

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疏求自以已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善曰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

銑曰言內孝於家外忠於國

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

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

愛無益之子 向曰榮親謂爵祿名譽與國夫
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

命之臣也 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
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

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
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也 濟曰君授

臣之官先觀德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
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

也 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善曰王符潜夫
論曰故明王不

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
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

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
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良曰謬誤也尸祿謂

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 昔二虢不辭

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莫不讓燕魯之封其功

大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恒爲王卿士

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也史
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

爲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
虢虢仲虢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

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
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

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

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善曰三世謂文

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
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教加

于百姓銑曰升平太平也替隱也言而位竊

已無功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也

五臣作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

竊位東藩爵在上列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

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向曰竊偷也身

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鄆城王在國東蕃

被輕煖口厭百味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

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

雍人調膳展選百味向曰輕煖謂衣服鮮厚

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

之所致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者祿厚故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

勤濟國輔主惠民五臣作人善曰爾雅曰濟

益也濟曰言古之爵祿者

皆以功勤濟國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

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

俯媿

五臣從小

朱紱

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

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

濟曰挂懸也詩云惟

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已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

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

方今天下

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

方今天下

一統九州晏如

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一統謂其統緒

也

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安也

顧西尚有

言天下一理九州之地皆晏然也

顧西尚有

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

五臣作脫

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大和

也善曰廣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問太和曰其在

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翰曰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冑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

也大和則大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

而周德著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

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淮夷徐

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銑曰啓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

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

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

之隆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

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
曰言武帝文帝成功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
祖父之業故云繼簡良五臣授能以方叔邵虎
成王康王之盛也

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爾雅曰簡

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
許王命邵虎又曰析父予王之爪牙濟曰方

叔劬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
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然而高鳥未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

未盡也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二王良曰高

也射釣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也繳繒射也鉤釣
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昔耿弇不俟光武

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五臣無也字善同翰注

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爲張步所攻上
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
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
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
武救始故車右伏劔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
至也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

君也

善同銑注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而車之

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上人之罪也曰臣
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劔而死雍門僞齊烈士
也越伐齊寇至齊境雍門僞請死王曰金鼓未
接而死何也對曰昔車右爲先君御車轂鳴而
右自殺今越兵寇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
遂伏劔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割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夫君之寵臣

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

主也

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
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

以靜
暴亂

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其

王羈致北關

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
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

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又曰南越與漢和親乃

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軍

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

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

隱度之濟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

奴號越南越也言羈繞之使至北關稱臣於漢

此二臣

五臣有
者字

豈好為夸主而耀

五臣
作曜世俗哉

志

善無
志字

或鬱結欲逞

五臣有
其字

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

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

家為善曰漢書文也病漢將也治脩也第宅也固五臣無固字夫

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

國忘家統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

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伏字以二方未剋為念善曰戰國

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銑曰寢卧遑暇也二方吳蜀未剋

言未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

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則世向曰先帝謂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

兵者老者也即世死也言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雖賢不乏世宿將舊

卒由習戰也

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

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

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

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也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祿也不世之詔謂非當代所則度之詔謂許行之詔也效臣錐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五臣謙不敢當大將

任。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璜漢書注曰統猶揔覽也良曰東

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吳水戰故云偏舟必乘危躡

作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

五臣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善曰禮作擒

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

衆也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馘斬首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使名挂史筆事列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

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

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傳武
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銑
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
愧言我以剋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
朝廷所榮雖身遭吳如微才不作五臣試沒世無
蜀所分斬亦猶生也如微才不作弗試沒世無
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
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禽鳥視終於白首此
徒囹圄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善曰論語曰君
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
囹圄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何曰沒
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
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也言受爵祿無益於
時亦何異為牢圈以養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
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

又女六反

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

血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

挫折也齊曰流傳衄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

失守備也時曹休為陸遜所敗故云此也

輟食弃餐奮袂攘袵撫劔東顧而心已馳於吳

會矣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袵也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袵褰襟也撫

按也按劔東顧馳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

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

善曰七發曰淩赤岸簞扶桑山

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

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

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王

門西域關名玄塞謂黑山伏見所以行軍

五臣用兵之勢可

謂神妙矣

五臣作也

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

者也

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

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

五臣作徇

國家之難

善曰

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向曰一朝不乆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

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乆之命以徇國家之急也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

景鍾名稱

五臣作績

垂於竹帛未嘗不拊

五臣作撫

心而

歎息也

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

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齊曰屠裂謂刳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刳斬而功勲銘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

有罪故奔比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善曰史記

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比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

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矣良同善注絕纓盜馬之臣救有而

字楚趙以濟其難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

以其同祖故曰趙焉餘同翰注翰曰楚莊王

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絕

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

羣臣皆絕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

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絕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

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

飲酒恐傷汝偏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

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鬪遂大剋晉

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臣竊感

誤也植時遭譖貶為侯故有是引也

先帝早崩威王弃世善作代善曰先帝謂文

謚曰威銑曰先帝武帝也威臣獨何人以堪

主任成威王章也去世謂死

臣獨何人以堪

長久常恐先朝露塹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

滅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大馬塹溝壑漢書霍禹

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恐已

不久而死塹於溝坑臣聞騏驎長鳴伯樂昭其

能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驎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

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

齊曰昔騏驎駕鹽車上吳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

其能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

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

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
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良曰

盧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
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知其善是以效之齊

楚五臣作秦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兔之捷以

驗搏噬之用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驥

也狡兔東郭之兔捷疾噬咬也今臣志狗馬之

言狡兔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也

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

而竊自痛者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悵王

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夫臨

功自思無知己舉用是以歎息而自傷也

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又曰企舉
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拊拊也向曰博棊也

企竦驚立兒拊擊節者識棊之道
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昔毛遂趙之

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

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
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
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
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
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
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
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
王曰唯謹奉社稷何況魏魏大魏多士之朝而
以從濟同善注

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衛繭自媧者士女之

醜行也。

善曰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衛女不貞

衛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良曰巍巍盛兒衛露也媒達也士自露

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

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

善曰

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

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

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

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父

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

親也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愁患害也

冀以塵露五臣之作霧之

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暉日月

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

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曰言已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未能增其國也

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作為朝士所笑聖

主不以人廢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齊曰冒覆也醜謂自媒銜

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伏惟陛下少垂神聽

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

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

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

善曰禮記子夏

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

江海稱

其大者以無不容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

谷之滿也故能大

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

善曰論語文也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

翰曰

夫天德之

五臣

無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

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

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

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也

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

族謂玄孫之

及周之

五臣無

文王亦崇厥化其

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善曰鄭玄禮記

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

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

能為政治於家邦也何曰化謂和穆親族之

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

於宗族以為此政

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善

又能理於家邦

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

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屏王室

五臣屏王室

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平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良

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藩屏傳

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

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

此以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齊

勸親封之骨肉之親祭而不殊如淳曰祭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

舛不至離隔也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

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齊曰言義士不後君

主仁者不棄親戚未有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
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

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臣

作族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

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

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良曰帝

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兒惠恩

也皇后稱椒房

者美其繁興也

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善曰列子

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更計作四五番

休翰曰寮官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

以次休息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

遞為上下

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

惠施恩者矣

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

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施於人者己所不欲

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怨已而治人又曰推
惠施恩士力日新統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
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
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怨已謂以已身度人
言如此可謂推恩惠於親也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

臣竊自傷也

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

仕也錮與固通何曰言兄弟所親人之不敢

乃望交氣類脩人事敘人倫

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向

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

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

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

異殊於胡越

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

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濟曰婚媾婚姻
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
錄處皆如路人也閼亦隔也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

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

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
繇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

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闥紫闥也良曰一切
猶一繫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

所居也言我一繫被制長無朝覲之望然天實

為之謂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
曰言此實天子為之也退省五

惟作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

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

作雲沛然下雨 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見具爾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

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

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向曰怡怡兄弟和樂兒篤厚也妃妾之家膏沐

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

善曰毛詩

曰豈無膏沐 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口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惠恩也恩同百司之官文

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

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

無錐刀之用

善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及觀陛

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

朝士矣

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已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

若得

辭遠游戴武弁

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

銑曰辭辭國遠游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

解朱組佩青紱

善曰禮記曰諸

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紱蒼頡篇曰紱紱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紱

也言解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紱也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善曰漢書曰奉

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說文曰附近也

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勲號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善曰論語子曰

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

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

良曰珥筆也車筆謂侍中職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詁

注曰輦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良承答

聖問拾遺左右

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

右良曰答謂應答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左右

乃臣丹情之至願

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

棣匪他之誠

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

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

翰曰鹿鳴詩篇名

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

善曰毛詩

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
銑同善注

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

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

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

善曰漢書曰中山靖

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

悲者不可為索欷思者不可為歎息今臣心結

目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翰曰

僕隸下士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說申展故拊

心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

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

語耳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

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肉

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

下而哭之內誠動人

十日而城爲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
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
之降霜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
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
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爲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
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
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尔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

雖不爲之

五臣無

迴光終

五臣作然

向之者誠也

善曰

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
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
日然日雖不爲迴光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
終是向日之誠心也

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

爲福始不爲禍先

善曰文子曰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范

予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

遊於越范蠡師事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

向日此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

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

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

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

竊不願

於聖代五臣作世使有不蒙施之物五臣再有有不

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

予之歎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萇曰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也

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向曰慘毒猶

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

齊曰

只辭也餘

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善曰尚書曰

昔先正保衡

同善注

若捷于市 良曰伊尹殷賢臣也餘同善注

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

君者

五臣無者字

也

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

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

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

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銑曰蔽闇也言我

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彼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

是臣悽悽

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

者

善曰尚書傳曰悽悽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向曰悽悽敬也鶴立不轉申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

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善曰尚書曰天聰明求自試表云伏惟陛下少垂神聽濟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

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

留王立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

三司薨
良
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

五臣無出字

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

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

重之地

善曰作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

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祐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內外

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祿厚也常以智力不可疆進恩寵不可

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

中謝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

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

故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

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歸而荷厚祿則

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

善曰管子曰國

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祐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向曰誠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

五臣作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

加非次之榮

善曰猥猶曲也孔融荅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也超然越過之見中詔謂授儀臣有何功可以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

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之字

五臣有弊五臣作敝廬豈可

得哉

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

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

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違命誠忤天威

曲從即復若此

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

蓋聞古人申於見知

善曰晏子

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已而申乎知已

銑曰古人申於知已屈於不知

大臣之節不可則止

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雖小人

五臣作輕小

敢緣所蒙

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八年雖側

席求賢不貴幽賤

善曰列子曰子產相鄭三年

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

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然臣等不能推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

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

少假令有遺德於五臣無版築之下有隱才於

無於屠釣之間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傳巖之野孟子曰傳說舉於

板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

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良曰板築傳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

賤之而令五臣無朝議五臣無用臣不以爲非臣處

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

殃仰爲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爲非已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爲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

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奉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

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銑曰兼

文武謂為將軍兼儀同也儀同臣所見雖狹據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

光祿大夫李喜兼節高亮正身在朝善曰晉諸公讚曰喜

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光祿大遜位拜光祿大夫何曰秉執亮明也

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

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德老子曰少私寡欲論語

曰和而不同濟曰言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代事與和而貞節不同

簡在公正色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涪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

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正色率下良曰正色不阿諂也

皆服

五臣作伏

事華髮以禮始終

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

也新序閭丘印曰士之華髮墮頰而後用耳

雖

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

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異寒賤言不

奢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

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善曰聖主得賢

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也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銑曰

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溝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

今道路未通

五臣作清方隅

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

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

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關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

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

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

奪志

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

虞度之事有關也

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

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

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

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翰同善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北也左氏傳

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

求報

銑曰背死也

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

奪而嫁之

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

祖母劉

父

臣孤弱

躬親

善作

撫養

善曰毛詩曰

父兮生我母

今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長曰

鞠養也

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

臣

有少

多

臣

多

疾病

九歲

不行

零丁

孤苦

至于

成立

善曰李陵

贈蘇武詩

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

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

銑曰零丁危弱兒成

立謂二十成人也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

善曰

毛詩

曰

曰終鮮兄弟

維予與汝

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

善曰字書曰

祚福也

向

向

曰衰

微也

外無

基功疆近之親

內無

應門五尺之僮

善曰

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向曰基功謂大功小功之親疆盛也僮僕也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向

熒熒獨立

五臣作熒
熒子立

形影相弔

善曰曹植責躬
表曰形影相弔

五情愧赧
榮單也弔問也

濟曰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

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

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

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

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

能上報

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淳漢書注
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

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

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
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
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則其收計曰

數年或與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
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
以明孟嘗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達榮並刺定
宇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微賤自謙也
墮落也言自斷落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
其首不能報此恩

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

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五臣劉病日篤欲

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音員損善曰

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

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也翰曰前

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傷也篤病甚也許
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
也悽惶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

育

善曰爾雅曰矜憐也

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

朝

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

俘

至微至陋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銑

曰僞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

爲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

蜀爲晉滅故云此

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

希冀

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

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

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

自隕何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向

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

兒有所希望言但爲侍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

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

人命危淺朝不慮夕

善曰左氏傳趙

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也臣無

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善曰鸚鵡

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

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今

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

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

願乞終養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

終養也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臣之辛苦

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非獨五臣蜀之人士及三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徒非獨五臣蜀之人士及三州牧伯所見明知皇

天后土實所共鑒

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銑曰二

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榮達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願陛下矜愍

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

善曰禮記

人行險以微倖僥與微同古堯切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也

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

善曰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墮首公門以

報恩施

齊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

子穎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穎乃從初

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穎見老人結草以亢

杜回回躡為穎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

父也報君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不殺之心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善曰別錄云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

到官上表謝恩
良同善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
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

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

今月九

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賈板詔書印綬假臣

為平原內史

善曰凡王封拜謂之板宮
特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祇

竦不知所裁

中謝翰曰含太守下丞賈持也
板冊文假言假借不义也祇竦敬

懼兒裁制也

臣本出自敵國

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
曰敵國破謀臣亡也

仇敵之國也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

介之秀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

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銑曰先臣謹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

有功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皇澤廣被惠濟

無遠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擢自羣萃累蒙

榮進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入處也向曰萃聚也言放於群聚之中

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善同向注

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楊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

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服冕乘軒仰齒貴

游

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此冕乘車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

三德

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曰冕

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

振景

拔迹顧邈同列

拔迹

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凌邈也

顧自

省遠

於同

列

施重

山岳

義足

灰沒

岳言

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蒙恩

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沒以報恩德

遭國

顛沛無節可紀

雖蒙

曠盪臣獨何顏

頽膝

憂愧若厲

良曰

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篡位

遷帝

金甌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冤

有何

顏謂自慙也頽膝謂拜跪也厲危也

而橫

為故齊王罔水

所見

枉陷誣臣與眾人共

作禪文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篡位冏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

受禪之文

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

幽執圜當為誅始

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

善曰司馬

遷書曰深幽圜之中

銑曰幽隱執繫也圜

圜獄名誅始謂先令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

天地但恐急暴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

之間不得申說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

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

善曰王隱晉書曰爰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熙顧

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向曰陰

言此六人物皆同坐

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

衆避迴崎善作區自列黨或極難阻得自申列

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雪

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善曰王

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

字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

皆不關趙王倫事也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

最爾之生尚不足矣善曰左傳子產曰諺云最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區區本懷實有可

悲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良曰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

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

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

鉗口結舌不

善曰莊子曰鉅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

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
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

丹克黃曰君天也
翰曰鉗以鐵爲

善曰孝
經曰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曰經聖

銑曰豐罪也
聽謂日日經天

子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

五臣
作忼
忼无

五臣本
懷懷

銑曰肝血
謂赤心誠

實也。忼慨失志也。悵悵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

重蒙陛下愷悌之育

晉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

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墮越于下也 向曰

宥寬也雷電喻威威墮越死也蒙復得扶老攜幼

生出獄戶懷金拖我紫退就散輩善曰戰國策

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

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拖紫濟曰散

輩謂不除名爵散官之輩感恩惟答五情震悼善曰文子曰

色有五章踣局天踣亦地若無所容中謝善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史記

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所容也良曰震悼驚

也踣曲也踣累足行也思前得罪五情不悟日

震驚心自愧貴於天地若無所容也

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善曰尚

日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

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翰曰日月喻君也

播布朽腐瘁病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

可察荷削丹書得夷平民善曰左傳曰斐豹隸

反平民也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

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為凡

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

也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猥辱大命顯

授符虎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

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內史也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

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

者仲尼曰是陸渚者
手遂秦撫翼俱起
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

已也翔鴻喻朝士也
蒙天恩所得與朝士
齊列也

雖安國免徒起紆
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軺
善曰敞起亡命復奉

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餘同濟注
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罪在徒中

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殺人
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

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
朱軺並二千石之車飾
方臣所荷未足為泰

豈臣蒙垢含吝所宜承竊
善曰范曄後漢書陳
蕃曰鄙吝之萌復存

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
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汚濁豈能辱竊此位

也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
喜懼參并悲慙哽

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

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十石以上告歸

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問也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言雜半也憲法

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便之任也不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關瞻係

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

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轂下諭

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城關也視天子街衢不得往故馳

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勸進表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

表無所點竄封印既畢

劉超石

金華在江南時劉琨在并州段

碑在冀州此表勸睿為天子是為元帝

建興五年

善曰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

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

諸軍事領護軍

五臣無軍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

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

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碑

頓首死罪上

五臣有尚

書臣琨臣匹碑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

善作人

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

善曰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

顧盼之義授圖予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

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

以主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善曰易緯曰聖帝口

養之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

善曰范曄

紹上疏曰洛邑之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已以

申天下之樂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

行故聖人屈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

身以奉祭祀

臨之

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

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也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

其祀

濟曰難也難也精廢也言有穆以難文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

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

五臣作代善曰牽秀衛公誅曰仰

晞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

大式用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

遠風堅固萬代

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覩臣匹碑賴首

賴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

善曰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土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
大命又附著於汝也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
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

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

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翰曰

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

聖謂武帝惠澤侔於有虞十年過於周氏善曰

惠敏懷也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卜世三十七

百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自

元康以來艱禍五臣作繁興永嘉之際氛

厲彌昏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宸極失御登遐

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也

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善曰王隱晉書懷紀

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

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

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

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

下所執持東西爾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人
之道醜惡齋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
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

賴光后

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善曰王隱晉書懷紀

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
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良曰賴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
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
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誕授欽明服膺聰

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善曰尚書曰欽明文思
禮曰服膺奉奉應劭漢

宮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王之質
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
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翰曰誕大也言大授
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

相相質也
振奮也

豕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

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

善曰尚書曰豕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

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

佐我后后來其蘇銑曰豕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

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善曰左傳鄭伯

曰天其悔禍于許也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

向曰不圖不意也荐

國

未忘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

羊陵虐天邑

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四

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義以爲羊

大年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臣等奉表使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

沉虜廷善曰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

讚曰萬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昆見害

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

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囚神器流離再辱

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

荒逆善曰再謂懷愍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

符服御之物也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

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沒閔帝又沒也荒逆謂劉

曜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

善曰小雅曰載事也銑日困厄之運甚於古今苟在食土之毛含氣

五臣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善曰左傳作血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芋尹無宇

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產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向

曰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

不推心氣

絕而已

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厠鼎司善曰三

至現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

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

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濟曰琨家三代承問

俱事晉為著職鼎司三公也謂琨為司空

承問

震惶五臣作違精爽飛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竇武

越良曰違恐爽亡也承問謂

聞破亡之事也飛越猶飛揚也

且悲且惋五情

無主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

五情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

韓曰悲詩主之亡
惋謂惋賊之亂

舉

五目

哀朔

垂

上下泣血

日

謝承後漢書胡母班書曰董卓起朔垂

毛詩曰鼠思泣血

銑曰朔垂謂并州

臣琨臣

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

相濟

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

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何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久昏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

亦當通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

善曰左氏傳王孫

濟也

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

或多難以

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

侯欲勿計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不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路溫舒曰禍亂之是以善無齊有無知之禍而作將以開聖人也

小白爲五伯之長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晉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相公自莒先入良曰相公疆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相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餘同善注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善有

主諸侯之盟

善無

二字善曰左傳曰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相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良曰

難謂遭無知之難殷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相公也啓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

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

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善曰監鐵論曰定

更民曰黔首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

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

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

也言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扶持

社稷之危繼續黔首之命黔首百姓也

善作

之期經千載之運

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

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

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夫五臣符瑞之表

言元帝繼此千載之數也

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識垂典自京畿隕五臣

喪九服崩離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

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

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

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何曰

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識文應之殞喪墜失也崩

離壞散見天下蹢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

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

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

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

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

發石以害之夷氏乃與西夷犬戎

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傷兒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
幽王為犬戎所滅遘遇離羅也言此
二主過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
陛下撫寧

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
善曰王隱

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楊

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

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

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良曰

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楊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

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吳奄布也柔安言

服用刑德以安

蓄服叛亂也抗明威以攝五臣作懾不類伏大順

以肅宇內善曰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曰天子以德

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翰曰抗舉懾服也不

類謂異國也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

大順天人也則遐方企踵

善曰尚書曰汝丕遠惟商苟成人宅心知訓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

延頸企踵

翰曰純厚敷布宅居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慕之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善曰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

賓手四門四門穆穆

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

之門穆穆和悅

見書度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

於下

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善曰左氏傳伍員謂

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緒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牧正以牧夏衆使

女艾諒澆遂滅過戈懷禹之績澆五刑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美談美其成

宣王之世

詩及為保誅

善曰毛

能周室中興焉

濟同善注

況茂勲格于皇

天清輝光于四海

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

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

良曰勲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

蒼生顯然

莫不欣戴

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

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

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厥人不忍欣戴武王

濟曰顯然仰德

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

善曰

兒戴荷戴也

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

也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

善曰王隱晉書元皇

帝宣帝之曾孫左傳

億兆攸歸曾無

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

在矣

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

億兆攸歸曾無

文選卷七

四十七

同

與二

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

曾無二何暇有三乎

齊曰攸

天祚大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

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

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良曰

祚福也

是以邇無異言遠無望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

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

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帝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

德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

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

微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天地之

際既交萃裔之情允洽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

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何曰裔遠允信也言天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

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者蓋有百數善曰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割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同列者蓋以百數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

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

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內冠帶之

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

羅者萬計矣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

也是以臣等敢五臣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

昧死以上尊號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

言上尊號 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願陛下存舜禹

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

小行為先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

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 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

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願以黔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無為推讓

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善曰書曰允恭克讓

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漙作普天傾首

之望

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

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則所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

謂生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

不幸甚

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莢通左傳遠于馮曰所謂生死

而肉骨尚書帝曰變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

莢者楊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

臣現臣

匹磾頓首頓鼻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

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

則萬機以亂

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

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

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

郭浹辰之閒而楚尅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

日也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

癸爲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

善曰曹植九詠章句

一時

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

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

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

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濟曰季末也九者陽

數之極則有災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

謂與厄相會也臣

作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

善曰左氏傳師

民

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覲覲杜預曰下不冀望上

隙謂閒隙也又曰隙也毛詩傳曰瑕猶過也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闕而不矜恤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

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翰曰逡巡猶退讓也

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于國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善曰左傳僖十五年晉與

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

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

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

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

境之內銑曰駭驚也前事之不忘後代

作世

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向曰

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

事亦可爲

今之大龜

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

出自智懷

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

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嚮時之士也

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智懷不

假臣不勝犬馬憂國之青

覲人神朝秦之路

馬心良曰遲父也開泰為泰平是以陳其乃

誠布之執事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絕秦曰敢

誠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

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

號之禮踊躍歡喜也罔無也謹上臣琨謹遣兼五臣左長史

右司馬臣五臣溫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

左長史西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主簿臣辟五臣閭訓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礪遣散騎

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

臣榮劭

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爲清河太守

輕車將軍

臣

有

關內侯臣郭穆

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

奉表臣琨

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七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表下

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家人表

善曰孫盛

晉陽春秋曰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云張俊字士然吳國人也元康中吳令謝

詢表爲孫氏置守家人俊爲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爲太子庶子

同善注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善曰尚書

王曰乃爾先祖成湯革夏駮命漢書酈生曰昔

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

成湯之後於宋也銑曰革改也湯伐桀改封

夏之後於杞杞國名周滅紂封微子於宋宋國

名春秋征伐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善曰左氏傳曰晉滅

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傳子

曰樂毅伐齊逐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

而脩齊之宗廟也夫一國為一人興先賢為後愚

也向同善注

廢善曰成湯夏禹賢興國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廢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忍也故三王

五臣作代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

義

善曰論語曰繼絕世左氏傳晉隨武子曰柔服德也濟曰三代夏殷周敦厚也言湯武

仁聖不忍絕國乃封祀宋是繼絕也傳云伐叛刑也昔漢高受命追存六

國凡諸絕祚一時並

作五臣祀

善曰漢書曰高祖撥亂猶脩祀六國

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餘秦始皇帝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親事也良曰諸絕祚謂諸公子絕祀者皆祀親

與項羽對爭存亡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善曰漢書灌嬰

斬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將以位掌侔也翰曰逮及也臨謂俯屍哭也將以位掌侔

尊力掌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

疾顛禮之若舊

善曰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

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也銑曰侔齊也言項羽掌與高祖齊尊而勢

力均平功奪其成謂破之也恩與其敗謂哭之也暴興疾顛謂羽卒起卒亡若舊謂禮與六國

同殘戮之尸乃以公葬善曰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魯公乃以魯公禮

葬羽於穀城向曰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殘戮謂分斷其身也

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則楚廟不墮許規切有善作藁

後可冀濟曰使項羽承諸侯之緒代有智王力屈於漢全身歸命則必楚廟不廢可冀

望伏惟太管應天順民五臣武成止戈善曰禮

也日湯武順人心應於天左氏傳楚子謂潘黨曰夫文止戈為武良曰言用文德不用干戈

西戎有即序之人京邑開吳蜀之館善曰書曰

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王館與相連翰曰西戎遠國也序

謂有朝聘之次序吳越歸
序各築館京邑以館之興滅加乎萬國終終

接于百世雖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美書作義

未足以喻善曰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三皇五帝之銑

行大道湯武之稱仁是以孫氏雖家失吳祚而

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佩青

千里善曰楊子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

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東觀漢記楊喬曰臣

伏念二十石典牧千里也向曰孫氏謂皓子

弟也祚福也金印也青綬也言孫氏子弟當時

比肩為諸侯佩晉印綬也千里謂諸侯封疆受恩多有過望濟曰過望謂恩澤也臣聞春雨潤木自葉

流根鴉鴉恤功愛子及室

善曰毛詩曰鴉鴉鴉鴉既取我子無毀我

室

良曰自葉流根謂吳子孫蒙晉官爵榮先

祖也

鴉鴉鳥也言此鳥憂毀其室子喻皓也室

喻吳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

善同翰

國

曰詩云昊天罔極又云徽彼桑

追惟吳僞武烈

皇帝

善曰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蓋孫武後也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

善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疆首唱義立先衆犯

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

善曰吳志曰堅屯梁東爲

卓軍所攻潰圍而出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

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也吳書曰

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五色氣舉

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曰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威震
五龍龍上一角缺甄音真銑同善注

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

善曰吳志曰孫策字伯符

堅子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向曰

群狡謂董卓之徒也往朝謂漢朝也堅子策以

才武定亂謚曰長沙桓王也承業謂承父堅業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

勢善曰漢書曰故衡山王苗從百越之兵以佐

諸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濟

曰招集也百越南越之號也言集彼西赴許都

武士奮舉之勢如鷹鳥飛揚之兒

將迎幼主雖元勲未終然至忠已著善曰吳志

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未發為

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良曰大功雖則不終

至極之忠亦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

為著明矣

八

四

進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

葉園陵殘於薪采

翰曰義勇謂起義兵也扶危謂扶漢社稷也徇營也開吳

謂為吳主也三葉謂堅策權也言陵墓園邑為采薪者殘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

吳平之初明詔追錄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

並宜應書

銑曰破吳之時武帝有詔追錄先賢也愚謝詢自稱也二君堅策也言應

書其名自申也

故舉勞則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

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異世

五臣作代已輕

何曰言論

功勞則當効力於漢在德則經存養江南百姓言正刑則漢魏之時征伐不為晉寇也若緣孫皓之坐則是素祖應輕也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

表異以寵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

漢曰表明

克能厭足也言淺加明異於常人寵貴亡者則百姓意望足皆云合宜也二君私奴

多在墓側今為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

時修護頽毀掃除塋壟永以為常

良曰平民百姓也蠲免也

讓中書令表

善曰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善曰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

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翰曰監令不同蓋相類也

臣亮言臣

五臣無

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

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

難求食而已

善曰中州爲洛陽庾氏潁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何法盛晉書

曰亮父琰爲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爲鎮東將軍鎮建鄴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銑曰固陋小也檢操猶節操也使氏所居喪亂謂遭劉聰劉曜破亡也庇蔭也有道謂元帝也爰不悟邀時之於也言我客游逃難以求食而已

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

善曰先帝謂中宗元

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向曰時福謂蒙授爵祿也運會也龍興謂先帝中興與異常謂春殊

於平既既字

春同國士又申之婚姻

善曰何法盛晉

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爲皇太子妃史記豫讓曰智伯國士遇我我

故國士報之左氏傳晉曰杜預曰女教力同心申之以婚姻向曰國士謂分義之士申

重也遂階親寵累奉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善

孟子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史記太史

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濟曰階因累重服任

也玄風道教言遂因親寵重辱非常之任弱冠

二十也濯纓入仕也言少登仕宦沐浴天子道

教頌繁者闕出領六軍善曰何法盛晉書曰王

曰頌數繁多也省闕謂黃門郎散騎侍郎十餘

天子大軍出擬大軍者為王敦中領軍也十餘

年開位超先達越先進之人無勞被遇無與臣

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善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銑曰言無功而

被顧遇無有與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

被顧遇無有與臣為比者然無德而居厚祿則

災害生止足之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

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善曰先帝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向曰謗毀讟誹

也塵猶穢也言我竊冒榮祿日復一日毀誹既

衆是穢明朝以此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

祚聖政維新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

能莅祚周公作相踐祚而治詩曰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濟曰區區猶勤勤也竟終祚福也言

听帝升位政教法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

歌五臣實在五臣至公善曰尚書各繇曰庶事

主臨之以至公行之以至仁也良曰而國恩

庶衆寮官咸皆允信也至公無私也

不已復以臣領中書

善又有臣領中書四字

則示天下以

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

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春秋曰庾亮明穆皇后兄也良曰如國恩於臣不已

令臣領中書則非至公之理是示天下私情也何者自發問之辭姻婭之嫌實

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善曰老子

曰太上天下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翰曰姻婭妻族之親骨肉謂兄弟中表內外姨

舅兄弟也此意言母姨之親猶可而妻族最涉嫌疑也故云不同太上謂天子德也言天子之

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

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

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

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善曰西征賦曰窺七貴於漢庭七族謂呂

霍上官趙丁傅王也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

鄧后安思閭后相思竇后順烈梁后靈思何后

鏡曰言大道既喪天下之人皆私厚妻族以爲

更無至公之人咸皆也抑謂抑止后之宗黨不

令過寵也如此則宗黨安若后族進用者則宗

族危亡言此諸黨以才平進者則決少敗而今

盡敗者則姻親所厚臣歷觀廢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

或見容

何曰處姑謂與國無親者朝無黨援以立非輕薄也然且小過或見寬容瑕猶過

也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

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

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

側目而視也

濟曰憑依也天地喻天子皇后

也四時根援喻諸王也財淺也淺居權寵之地

則四方側目而懼

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

之弊

良曰允信也不容誅謂罪大死刑之中亦不足容受也弊頓仆也

其故何

耶直由婚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

嫌而嫌之於國

翰曰其故何耶自發問故如是言由婚姻涉衆情之嫌故致毀

敗於國

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

心則禍成重闔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善

謂寒心者也銑曰疏附謂異外用賢也姻進謂

用則賢臣不進而禍亂之成由於內矣征伐夫

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

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善曰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

向曰言物有不通達者聖人因而任之陛下冒親戚嫌疑求一小才之用不如防備疑以明公

正之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

外揔兵權善曰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心膂賈逵國語注曰膂脊也

濟曰以臣才言薄才也如此嫌謂是后兄也言中書令爲天子心膂揔兵謂爲王敦中領軍也

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

孫卿曰

子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良曰言用我以求理未聞其可致我以此招禍敗作立可待

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

善曰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

字處仲中宗時爲大將軍謀逆肅祖以爲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弘中宗時爲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爲丞相
翰曰二相左右丞相款誠也
朝士百寮頗識

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

善曰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尚書序曰坦然明白
銑曰察官也頗少也坦然明白兒衆不能明無私情故也
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

所不能其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

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

向曰愈勝苦憂貽遺也言非惡榮寵

甘貧賤知恭君命受職則勝違君命則憂雖無知何事違君命自遺患責尔

仰覽殷

鑒量已知敝

善本作弊

身不足惜為國取侮

善曰毛詩曰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觀前代之戚度已必敝誠不惜身恐為國禍

齊曰殷厚悔禍也言厚

是以慙慙

貢

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

憂惶

五臣本作懼

屏營不知所厝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丹款之未足

留滯恨平天際也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翰曰慙慙誠也屢數也察諒見信也懼惶懼也屏營徘徊也厝置也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

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

書曰彭

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書
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銑曰今地謂嫌疑之
地違命謂不受中書令積多也 願陛下垂天地
歸骸謂乞骸骨歸家以待罪

之鑒察臣之愚

五臣本有誠字

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矣

何曰天地鑒察日月之明愚誠款也

薦譙元彥表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靜

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

應躬耕山數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爲琅邪王文學後進

位大司馬薨五臣本作桓子元

文選卷二十八

十

臣聞太

五臣作大

朴

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

善曰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章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

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良曰大朴大道也高尚隱逸也

標表也喪亡昏暗彰明也言澆薄之代則隱逸見昏亂之時則忠貞明故有洗耳

投淵以振玄邈之風

善曰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

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翰曰洗耳河上謂許由也湯以天下讓務

光務光不受遂目投清冷泉而死邈遠也言此可以振玄遠之風亦有秉心矯

跡以敦在三之節

善曰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

令子為上師教之君食之華昭曰三君父師也

銑曰秉執矯擇敦厚也言士是故作以上代之

有執心擇迹厚君父之節

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

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向曰謂堯讓許由禹禮伯成軌迹也皆崇重高尚之迹

言重此以厚人俗訓人不為奔競也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

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圯

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論語比

考識曰聖王御世河龍負卷舒圖劉淵林注吳

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為神州齊曰符

瑞也言世運無常通之理時有險難之道圯毀

裂分也神州洛陽也丘墟荒殘也諸處皆兔耳

賊虜所據昔唯有江南之地故三方分毀

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

善曰鄭玄曰且

則是賢者衆多也

良曰兔且網也詩云蕭蕭

兔且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

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此刺宣王不能

斯五

留賢也絕響無聞謂宰任之無遺也

其臣

無斯

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

善曰

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

曰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

良曰悼傷雅正也

言古之弃賢謂大

雅君子所傷歎也

陛下聖德嗣興芳恢天緒

善

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

冊字彭子康帝崩乃即位

臣昔奉役有事西

土鯨鯢旣懸思宣大化

善曰何法盛晉書曰李

戰于并橋軍敗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左氏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

為大戮杜預曰鯨鯢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銑曰奉役謂將軍征蜀也鯨鯢大魚

能吞食小魚喻李勢也既懸謂梟首而平蜀也言忠有大化訪諸故老搜揚

潛逸庶武羅於昇湜之墟想王蠋蜀於亡齊之

境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以代夏政弃武羅伯因熊羆屯圉而用寒浞寒浞伯

明氏之讒子弟也虞昇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昇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

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毋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

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

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

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蠋音蜀銑曰平蜀之

後搜舉逸人言庶幾思想此人於亡國之墟餘同善注

竊聞巴西譙秀植

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

善曰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文子曰養

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淪其泥而揚其波潘安仁西征賦曰北有清渭濁

波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濟曰植立操志也肥遯隱逸也楊舉也渭水濁波喻李

勢也言立貞固抱隱逸之德在李勢之朝能舉清潔之行于時皇極遘道消

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

善曰周易否卦曰君子道消也陸士衡表曰遭

國顛沛良曰皇君也極宸極也遘遇也道中消謂君子道衰也黎衆顛沛偃仆艱難也

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

善曰毛詩曰顧瞻周道中

心怛兮又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并喬

此謂賢者相呼召登仕之意望謂無此望也

凶命屢招姦威仍逼

善曰孫盛晉陽春秋曰李

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銑曰凶命謂李雄李壽也

言此等或以禮招或以威迫而譙秀終不應命

身寄虎吻危同朝露

善曰莊子孔子曰丘幾

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向

而能抗節王立誓杲

曰吻口也虎口朝露喻危

降辱善曰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繫如王

與濟曰抗舉也王立言貞

杜門絕跡不面偽

庭進竟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善曰

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

門人高暉曰吾受漢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日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君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之也良曰偽庭李雄朝也言秀進不至死退不矯辭

雖園

五臣作袁

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

善曰漢書曰園公綺里季當秦之世

璉而人商維深山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志于遼東博物志廉翻夢人謂已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

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

今西土以爲美談

銑曰方北殆近也西土蜀也言皆美秀之節

夫旌

德禮賢化道

五臣作導

之所先崇表殊節聖詰

五臣作哲

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

聲不聞

善曰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茲矣魏志崔琰書諫文帝曰勸游茲侈義聲不聞

銑曰言禮賢德表異行是先聖上務康安也豺豕喻亂賊也偷薄澆競也言今賊盜澆競道義

之聲

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遜之敝

良曰言時

澆薄流遜不返當須振起若秀蒙蒲帛之徵

善曰

道義之人以勸免敝俗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使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

束帛之禮蒲車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

善曰魏文

帝令曰道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矣濟曰頽

壞軌法囂薄也言以禮徵秀必能鎮其壞風法

教薄

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五臣作也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

之國良曰幽遐遠夷也九服謂諸侯也言皆仰風流而知淳化

解尚書表

殷仲文

善曰檀道鸞晉陽春秋云相玄
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

正抗表自解
翰同善注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颺拂野林無靜柯

善曰魏略王脩奏記曰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勢
七發曰橫暴之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也家語
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銑曰振動恬安拂
擊也言大波動於壑驚颺擊於林則魚無安而
條無何者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
靜也

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寔所敢喻

向曰勢弱
謂林魚也

保也於理則然於臣是不敢以此喻以與玄親

也昔桓玄之世五臣作代誠復驅迫五臣作逼者衆至於

愚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五臣作以身殉

五臣國善曰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致命見

作徇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濟曰逼迫也徇

營也言桓玄之時衆人皆被驅迫於已有親罪

則實深在進不能見君退不能辭栗首陽拂衣

高謝良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死於首陽遂乃

宴五臣作晏安昏寵叨昧偽封善曰左氏傳曰宴安

日宴安謂晏然自安昏亂之朝寵貴錫文纂事

也叨貪也偽封仲文爲東興公也

曾無獨固

善曰曾無固守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栢玄爲楚王備九錫

之禮玄到姑熟朝臣勸進玄遂篡位也 銑曰栢玄進到姑熟羣臣勸九錫及禪位冊文皆仲

文作言曾無獨固者謂拒之也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

教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裕 善曰鎮軍宋高祖也 翰

淪沒撓屈判分也言宜加重法以分忠正邪僻也裕劉裕也 匡復社稷大弘

善貸 善曰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山東右匡社稷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 濟曰匡正

也貸謂假借人性命也裕誅栢玄反 佇 五臣一作抒 一

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 善曰楚辭曰蜂蛾微命力何固薛綜注東

京賦成禮三驅曰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良曰抒洩也三驅之禮去三面網而留一面者

言寬仁也謂月三思之我微命寬縱令人大信順之既惠之以首領

復引之以繫

知維

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

曰惠首領謂不殺也詩云維之繫之謂不解尚書

于時皇與否隔天人

未泰用忘進退唯力是視

善曰左氏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

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顧也銑曰言此時天子為臣下閉塞天道人事未得大通故忘進退

之理為尚書以

是以繩俛從事自同全

五臣作令人

善曰毛詩曰何有何無繩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高誘曰全人全德

之人無虧闕也向曰繩俛俯仰也令善也言我屬軍旅未定故俯仰從尚書之任自同令善

也之人今宸極反正惟新告始憲章既明品物思

舊

善曰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禮曰仲尼憲章文武

周易曰品物咸亨濟曰宸極帝位言天子反正更新禮法條章皆舊太平之時

臣亦

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

善曰尚書曰予心顏厚有忸怩良曰胡

何也言何能以此厚愧之顏居尚書之次序

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善曰

韓詩外傳曰公道達而私門塞也翰曰所職尚書私門私家之門

違謝闕庭乃

心愧戀謹拜表以聞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傳季友

善曰晉書云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也

銑同

善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

善曰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

向將屈舊京

威懷司雍

善曰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

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威無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

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

都故云舊京威懷謂以河流遄疾道阻且長

善曰善曰遄迴從之道阻且加以伊洛榛蕪津塗又

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

善曰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袁術方命圯族津

塗四塞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直出黎丘

遲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

城闕爲墟宮廟隳頓鍾簾五臣作虞空列觀宇之餘

鞠爲禾黍善曰毛詩曰鞠爲茂草毛詩序過故

故稱隳頓廢壞也虛鍾格言都邑荒蕪唯有鍾格虛設宮觀之餘盡爲田疇而生禾黍也

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善曰潘

征賦曰街里蕭條東觀漢記曰比夷寇作無鷄鳴狗吠之聲劉琨答盧諶詩曰哀我皇晉痛心

在目銑曰塵市也里居里蕭條空迥兒以其感舊感昔全盛時而目所見者皆痛心焉

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善曰郭緣生述征記曰北

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邱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邱之南則惠帝陵向曰

謂拜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

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

濟曰幽暗

淪沒也自懷帝至安帝近百年墳陵荒廢也情謂臣子拜謁也禮謂祭物儀也憤慨悲感也

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善曰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滎陽人也高

祖將伐羌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也

既開翦荆棘繕脩毀垣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

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翦其荆棘西京

賦曰步毀垣而延佇謂脩理荒穢備置蕃衛一如舊儀

伏惟聖懷

遠慕兼慰

辭曰遠慕謂思念父祖兼復慰安陵廟

不勝下情謹遣

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善曰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

冲東莞人爲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銑同善注

傅李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

善作教

所先念功簡勞義深

追遠

善曰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曰滕延拜京兆尹旌

善爲務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向曰崇重旌表簡別也言重賢表善王化所尚也念功績

故司勲秉策在勤

別勤勞義在追思遠事也

善曰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

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濟曰司勳官名
主錄公勤也有休美之德者身沒之後終益著
明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五臣無臣劉善無

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以腹心尚書王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萬邦咸寧良曰協合也義始謂初起義兵得穆之合佐竭盡猷道

也言內盡謀策之密勿軍國心方俱盡善曰韓道外勤軍旅之事

勿同心不宜有怒密勿僨俛也良曰及登庸言於軍旅之中心盡謀慮力盡行陣

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善曰沈約宋書曰穆

之為尚書左僕射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又曰納于百揆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惟邇

言是聽統曰登升庸用也朝右謂僕射尹長
也敷布讚奏揆度翼輔猷道也謂為丹陽長布
奏以度百事輔
新君之大道
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

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善曰沈約

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

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玄曰居軍中為

容好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易曰棟隆之

吉不撓十下也向曰言宋公出征穆之居中

以為捍禦有持安之功以合朝野局曲方宣讚

致至也識度曲至有棟梁貞幹之器

盛化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

班同三事善曰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葛亮主

有官濟曰緝光績功究盡悼傷也言未盡其

志而死遠近傷心焉褒厚也班同三事謂贈儀

同三 司 榮哀既備寵靈已泰善曰論語子貢曰夫

哀左氏傳曰遂啓疆曰寵靈楚國良曰臣伏

生榮死哀人理既備寵其神靈亦以奢泰

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善曰王隱晉書曰

語太子曰天禍至于今未弭乎翰曰外虞既

草創初始也弭止也艱患謂桓玄作亂

殷內難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善曰沈約宋

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公之北伐也

徐道覆乃有闕閭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循從

之公羊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外難也周易曰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

駕詩曰世故尚未夷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子

之行晉無寧歲也銑曰虞度殷衆荐重也外

度謂慕容超數為邊患言臣以寡劣負荷國重

屯難多故無有安寧之年

臣以寡劣負荷國重

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謹言嘉謀溢于民聽

何曰幼弱賴蒙匡正翼佐也謹善言也若乃忠

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善曰穀

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而

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

故入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

已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直莫見其際濟

曰密謨潛慮謂有帷幄之筭造膝謂近天子納

諫言也詭辭謂人問則詭對之莫見其際謂隱

而不見

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臣

作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善曰國語狐偃曰

紀又晉子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其良

曰言隔別皇朝其功不為天子聞見者多也一

十二年言陳力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

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善曰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力之不及此

爾雅曰左右助也傳毅明帝頒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民

命也微無也言無此人履謙居寡守之彌固善曰

易曰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銑曰履踐也言踐謙居寡欲之道守之彌

益堅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

而茅土弗及善曰三輔決錄曰茂陵馬氏代襲

者天子建諸侯以白茅封五撫事永念胡寧可

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濟曰胡何也言撫

言也謂者宋公意也正司謂正為三公也甄表也謂表其所居土宇俾忠貞之烈

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善曰論語曰周有大

賚善人是富良曰俾使烈業泯滅賚賜也秩祿也言使身沒而不朽長賜祿秩於善人

臣契闊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

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善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翰曰契闊勤苦也屯難夷傷也觀終始

謂觀穆之終始也金蘭謂與宋公為交道其堅如金其臭如蘭言分義既深獻其懷抱布之天

聽如合上意即請付議

為齊明皇善無帝作相善無讓宣城郡公

第一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

西昌侯廢爵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升

銑曰齊明皇帝名鸞初立弟昭文文以帝錄尚書事封宣城郡

公固讓不受後廢帝自立

臣鸞

五臣作公

言被臺司

五臣無司

召以臣為侍中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五臣作長

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加

兵五千人臣本庸才智力淺短

善曰母丘儉表曰禹禹之朝不

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疏曰臣經術短淺智能空薄

太祖高皇帝篤猶

子之愛隆家人之慈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即太

祖之弟也禮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

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

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向曰

篤厚也猶子謂高祖兄子也家人當家之人慈

愛世祖武皇

善無

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

善曰

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順字宣遠太祖長子

晉中興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曹

植求自試表曰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齊

曰世祖高祖長子布衣猶平人也同氣兄氣親

之武皇大漸實奉話

戶言

善曰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毛詩曰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良曰大漸言病進雖自

將死也話善言也謂屬後事以輔政也

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偏

善作

識量已

善

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政亂兵弱莊子曰臣患知之如日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煩故曰自見之謂明劉劭人物志曰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爾值也庾元規表曰仰覽殷鑑量已知弊翰曰言自見者為明庸人近暗此事愚夫自謂也一至猶偏識也言我偏識之材過量已之分敵暗也言實不忍自

固於綬衣之展拒違於主几之側

善曰尚書顧命曰出綬衣

於庭越翼日王崩又曰后憑玉几
王將崩之時命執衣於庭而王憑玉几言不忍固違拒此時

遂荷顧託導揚末命
善曰尚書顧命曰后憑王

受託之言
凡道揚末命
向曰荷負也導

引揚明也未命臨終之命也
雖嗣君弃常獲

罪宣德

善曰嗣君謂君薨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弃常而妖興漢書曰

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

齊曰嗣君鬱林王也奔常謂廢常道也得罪於

宣德太后王室不造職臣之由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鄭玄曰

造成也不造言家道未成也左氏傳范宣子數

諸戎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也良曰造成

也鸞輔佐天子不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

成功是我之罪也

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善同翰

曰漢東牟侯興居惠王子也誅諸呂有功封博

陸侯霍光字子孟武帝使輔昭帝帝崩後輔昌

邑王賀賀無道以太后命廢賀賀曰天子有爭

臣不失天下光曰臣寧負王不負社稷也自發

問言何因由我正以我親任之篤雖

與被同今空懷此無救王譏之言

四海之議

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耳

善曰曹植末

自試表曰墳

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左氏傳晉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銑曰言四海聞廢王皆歸外責

於我陵土未乾言帝崩在近約束之言未離於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

善曰謂鬱林謁廢顓躒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還東簡文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國家之事

遂至於此也向曰言家者誣其親言非臣之

尤誰任其咎善曰毛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向曰尤過任當也將何

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善曰

左太中吳都賦曰起寢廟於武昌張士然表曰園陵殘於薪采左傳楚薳啓疆曰孤與二三臣

悼心失圖尚書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濟曰肅虔皆敬也高寢高祖寢廟也武園武帝園陵也悼傷也言心之傷痛失所寧容復徼榮

於家恥宴

五臣作晏

安於國危

善曰昔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

以徵時榮乎左氏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徵遽也家恥謂嗣君弃常也晏亦安也國

危謂鬱林廢後也

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漠之勲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相

相上將之元劉淵林注吳都賦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鄭氏毛詩箋曰儀則刑法也

銑曰驃騎上將軍漢置位在三司上神州謂楊州也儀刑謂天下儀飾刑表也列岳謂比於諸

侯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

善曰周禮曰司會中大夫

二人鄭玄曰司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向曰今之尚書古稱司

會為主天下之大計也中書官名掌出
納王言此等官當用賢言已不稱也
且虛飾

寵章委成禦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

善曰王隱
晉書曰武

帝詔山濤曰勿復爲虛飾也詩曰予曰有禦侮

齊曰寵章謂封侯也禦侮謂爲驃騎愜可也言

自以爲得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

譽一貫善曰戰國策唐雎謂楚王曰國權輕於

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

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爲我擔莊子曰哀公曰

何謂材命仲尼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

魴與曹休書曰志行雖微存沒一節周易曰殊

途而同歸書曰爲善不同同歸干治莊子老聃

曰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也良

輔主其命如鴻毛矣貫事也言今輕已故存沒

毀譽皆歸一事爾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

便當自同體國不為飾讓善曰七略曰位累我

慢朝經也家語孔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

所以行者一也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孫皓詔紀陟曰

故特任使莫復飾讓翰曰黷汚經法也同體

為己與國親是同一體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

不為假飾而求讓名也

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善作越為期不敢聞

命善曰論語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左

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晉侯賞相子狄臣千

室尚書序曰光宅天下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

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

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左傳齊侯對宰孔曰

小白恐隕越于下也銑曰均同匡正隕及踐

墜也千室謂諸侯之封也近甸謂宣城去都近
言今使同管仲而為侯光其所若令大有全國
雖則沒墜而死亦願尚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
終不敢受也

之懇誠彌

善作必

固永昌之丹慊

苦獲申

善曰臧榮緒晉

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陳留王立封鉅平
子世祖受禪後以祜都督荆川諸軍事又為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
大將軍何法盛穎川庾錄曰亮字元規肅祖欲
使為中書監上疏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
向曰許謂許所請也懇信也慊不足也乃知君
臣之道綽有餘裕

善曰孟子曰欲為君則盡君
道欲為臣則盡臣道又曰吾

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
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
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齊曰綽寬裕優也
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

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

良曰苟且也且以我情淺近易知察然我匹夫之志難奪也弘大酌度也屏營猶驚惶也謹

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

善有臣諱誠惶以下六字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善曰范雲字彥龍與

梁武同事濟竟陵王爲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爲天子以爲

吏部尚書甚敬雲常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爲我呼雲爲

兄翰曰雲以爲太重故不敢受

任彥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封爵

五臣作宵

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

顏無措臣雲

中謝五臣無臣雲二字

臣素門凡流輪翻無

取

善曰張載贈棗子琰詩曰輜車運在輪飛骨

銑曰素本也輪有輪運之功翻謂

猶轉翼之用

進謝中庸退慙狂狷

古縣反善曰禮記仲尼

言我無此能

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論語子曰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

向曰中庸謂中常之人狂皆謂不及也

刻為文而三冬靡就

善曰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

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法言曰童子雕蟲篆刻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學書

三冬文史足用

濟曰鑽先王之道勉厲於學不能精治一經也篆謂篆書刻謂雕刻文章也

靡無就成也

負書燕魏空殫菽粟躡屩

脚

齊楚徒知

貧賤

善曰戰國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聖人之

治天下使菽粟如水火也史記曰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蹻草履也韓詩外傳曰

田子方謂魏太子曰貧賤可以驕人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

良曰蘇秦負書游說於燕魏二國也殫盡也菽豆也躡路僑履也

旣而分虎出

守以囊被見嗤持斧作牧以意

意

以

盟謗善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爾漢書曰暴勝之特斧逐捕盜賊周禮曰八命作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

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所望此書若
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意茲興謗王陽以衣
囊微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翰曰漢儀
郡國銅虎符囊衣袋也蠅笑也持斧謂諸侯有
功賜以斧鉞得專征伐也馬援為交趾太守出
薏苡可治瘴氣遂取一車將還時人以為南土
珍怪因而流謗也此謂雲為始興太守而被解落也
赭衣為虜見獄吏之
尊陳名為民知井曰之逸善曰漢書賈山上書
滿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
不知致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
之曰以公主為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之貴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劉弘顧望
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家娶北地
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
也銑曰古得罪之人皆著赭衣虜獲也言其
執法者所獲也下獄之時畏其執法之吏而尊

之除名謂除其官爵以為凡人也
井曰操春汲之事而以為逸樂
百年上壽既

曰徒然如其誠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莫欲以

安歸善曰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

曰瘼散也向曰徒然空言也誠信也雲以上

壽百年為空言縱是信說亦年已過半矣亂離

東昏侯作亂也瘼閉門荒郊再離寒暑善曰司

病也安歸不仕也馬虎續

漢書曰趙壹閉門却掃非德不交毛詩曰載離

寒暑濟曰野外曰郊離經也寒暑冬夏也

兼以東臯數畝控帶朝夕關外一區悵望鍾阜

善曰秋興賦曰耕東臯之沃壤輪黍稷之餘穡

漢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

池也漢書楊僕上書曰恥為關外人又曰楊雄

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悵望許真曰

鍾山北陸無日之地良曰臯澤也控引也帶

繞也朝夕謂海也丹陽齊門外也一區謂雲宅

悵望失志兒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善曰楊

鍾阜鍾山會宗書曰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曰楊雄素

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

學也翰曰趙女歌舞祿微賜金而歡同娛老

妓也好事謂相知者

善曰漢書曰踈廣字仲翁東海人也明春秋為

太子太傅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

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至

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

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遂

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決而

去道路觀者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

客與相娛樂

翰曰踈廣得賜金歸與鄉人折

日同歡娛言我

祿則微薄賜金然歡娛同之折

芰燔枯此焉自足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宇

蒲薦肉瓠瓢盈酒琴書自樂又曰蔡邕與袁公

書曰酌麥醴燔乾魚欣然樂在其中矣翰曰

芰蔭也枯乾魚也陛下應期萬世接統千祀三千

景附八百不謀

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

書司馬談曰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周書曰湯放

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然後即天子之位

又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

出渙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

郊下者八百諸侯鉞曰陛下謂梁武也祀年

謂應萬代千年之聖也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

八百諸侯不謀而同會于孟津也景影也臣覺

言天下之人如影之附於身亦猶武王矣臣覺

五臣等離心功慙同德泥首在顏與棺未毀緝

構草昧敢叨天功善曰尚書武王曰受有億兆

人同心同德張溫表曰臨去武昌朕得泥首關

下與指此與觀也左氏傳曰楚子聞許許偕公

見楚子於武城而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觀魏

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周易曰天

造草昧鄭玄曰草草創也昧爽也左氏傳介之

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

力向曰豐隆也離心謂如紂臣也等謂已為

齊臣武王有臣同心同德言不能為梁立功故

慙之降者泥首與指以歸命也顏面也言泥猶

在面棺猶未毀締結構成也草昧謂初也叨貪

也天功天獄訟謳歌示同民志而隆器大名一

朝揔集顧已及躬何以臻此善曰孟子曰訟獄

歸舜謳謠者不謳哥堯之子而謳哥舜莊子曰

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也左傳仲尼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濟曰獄訟之事與謠謠

皆歸於梁武所望亦同一人之例爾器謂珪璋

也摠集謂集於身言見任用也躬身政當以接

臻至也自顧其身不堪至此大官

閉白水列宅舊豐五臣作豐善曰東觀漢記

又曰吳漢南陽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南

陽人故親之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

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也良

曰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盧綰與高祖同居

鄧邑雲與梁武居

止相近故云也

忘捨講之尤存諸公之費善曰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宅祐留

上待講竟乃談話及帝登位駕幸祐第問曰得

無去我講手祐曰不敢尤過也又曰初上學長

安南陽人賢者往來長安資用乏與同舍生

子合錢買驢令從者餽以良同善注俯拾青紫豈待明經

善曰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翰曰古人明經而取青紫

如俯拾地芥言今臣雲謝中夫銓衡之重關諸隆不待明經而得也

替遠惟則誓在帝猶難善曰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才長於銓衡

而綜核人物也尚書答繇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銑曰言吏

部之任難遠思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之自知不可也

唯稱許郭善曰孫卿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

標勝可觀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

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也向

曰繼軌言

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善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龐

統爲郡功曹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卽爲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薦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十人不亦衆乎

齊同善注

其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

機

五臣作

發顧無足算

五臣作

善曰魏志王脩識高柔於弱冠

異王基於童幼莊子蛟曰今予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良曰其餘謂許郭之外未聞得失也偶有鑒察童幼之思天然自知無足稱數也

在魏則

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

落

善曰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爲尚書僕射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魏氏

春秋曰山濤爲選曹郎遷尚書也世說袁彥伯

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勢也翰曰毛玠魏

尚書典選舉用公方清正之士山濤晉吏部尚

書亦取正直之人以我比二賢一何遼落而不

相及

也

齊季陵遲官方淆亂

善曰毛詩序曰禮義

塗樊然淆亂

銑曰季末也陵遲

零落也官方謂王政淆亦亂也

鴻都不綱西

園成市

善曰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都

門學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

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

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

太后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內侯以下入錢各

有差

向曰鴻都學府也不綱謂無綱紀也餘

同善

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

善曰

金章

注

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侍中常侍
九十七人每朝小人滿庭貂蟬半座時人謠曰
貂不足狗尾續濟曰金章印也筭謂盛衣器
華貂侍臣之服飾也趙王倫爲亂謠曰金章滿
箱尚不可長言小人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已
在位者衆故云此矣

南面責成斯在

善曰論語子曰舜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淮南子曰人主

之術責成而不勞

良同善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

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

善曰董已輿服志曰

侍中中常侍冠武弁大冠加金鐙附蟬爲文翰曰言不可以私恩而加尊寵闕之王事侍中之冠飾以黃金附蟬寵章珪章也無材而蒙此者於公則失授於私則失受近世侯

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

善曰漢書曰蕭

何以丞相留牧巴蜀使給軍食漢王擊楚何守
關中後為鄼侯范曄後漢書曰上拜寇恂河內
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
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後封雍奴
侯銑曰緒業也參差不齊也**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善曰漢書
高祖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
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光武即位拜鄧禹
為大司徒制曰孔子云自吾有回門**或與時抑**
人益親可封為鄼侯向同善注
揚或隱若敵國善曰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叔
義是制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初
征伐兵有不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
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嗟
曰強人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
濟同善
注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善曰東觀漢記曰
殤帝崩惟安帝宜

承大統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封騭為上蔡侯漢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濟同善注

或盛德如卓茂或

師道如栢榮

善曰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

擢盛德南陽卓茂為大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栢榮字春卿沛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

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關內侯濟同善注

或四姓侍祀已無足紀

善曰應劭漢官典職曰四姓侍祠侯顏氏家訓曰漢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

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侍祠非列侯故曰小侯濟曰紀錄也餘同注

五侯外戚

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唯在恩澤

善曰五侯王

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漢書恩澤侯表

曰公孫弘自海頻而登宰相龍以列侯之爵
良曰漢元后弟王崇譚商鳳以皆以外戚之重
而封侯是名五侯言此非漢本約故云非舊章
漢有恩澤侯無功勳但以恩澤而封侯言我今
封在於此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雖小人貪幸豈

獨無心

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
嗣是庸 翰曰疇酬庸功也言我無功

可酬又非儒德雖小人之性貪
幸爵祿豈獨無愧於心者哉

臣本自諸生家

承素業門無富貴易農而仕

善曰東觀漢記曰
相者謂班超曰祭

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仕不遇賦曰若不反身
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東方朔戒子書曰飽食
安步以仕易農 銑曰諸生書生也素
謂朴素之業仕謂祿以代農故曰易農

乃祖玄

平道風秀世爰在中興儀刑多士位裁元凱任

止牧伯

善曰晉中興書曰范汪字玄平善言玄理為吏部郎徙吏部尚書徐充二州刺

史也中興元帝也尚書即古元凱刺史即古牧伯也太史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凱檣戡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向曰玄平范雲高祖之父也道風謂妙達玄理秀出也中興謂東晉也刑法也多士衆士裁淺也元凱八元八凱皆堯之賢臣言遠祖之任淺於元凱止及刺史而已牧伯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善曰王僧孺范謂刺史高祖少連夙秉高尚善曰

連

濟曰秉執

所富者義所乏者

五臣作非時富義

也高尚不仕也

謂段干木魏都賦曰閑居隘巷室廛心遐富仁

寵義職競弗羅下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

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漢書文帝曰惜李廣不

逢時濟曰富義謂富於道也所乏非時言當

太平之時薄宦東朝謝病下邑

善曰王僧孺范氏詩曰少連太子舍人餘

杭令

齊曰東朝謂經任宋太子諮議郎也下邑所居邑

先志不忘愚臣是

庶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丘臣作爾今茲首

夏將亞冢司

善曰劉騭梁典曰齊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

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良曰先志謂先祖隱逸之志將庶幾不忘

之也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

之微臣未為速達

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

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

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

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癸丑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翰同善注臣雖無

識唯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知其不

可不敢妄冒

善曰尚書伊尹曰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於名實不當損國棄身亦知不可故不敢欺冒而進達也陛下不棄管奸蒯

苦愛同絲麻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樵悴

向曰菅蒯草名可以為索雲目喻也言不以儻我下材而垂愛與絲麻同也絲麻喻賢良也儻

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善曰

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魏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齊曰平生言謂與帝相知之時

有隱逸之言聽覽猶耳目也無復貳辭將不移平生之言也矜臣所乞持廻

寵命則彝章載穆微物知免

善作表

臣今在假不

容請省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

善有臣雲誠惶以下

六字

良曰乞請也言哀我所請廻此尊寵之

命於常法則和穆也微物蓋雲自謂也免謂免

咎責

也

為蕭楊州作薦士表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楊州

刺史劉瑤梁典曰齊建武初有詔舉

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銑同

善注

任彦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善曰呂氏春秋曰賢主勞

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濟曰任昉為始安王作表故本集云王言撰集者因隨舊文而錄之言

求賢人雖暫勞得而任之則 方之䟽壤取類導君上垂衣拱手永為逸樂

川善曰孟子曰舜使禹䟽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䟽川導滯也 向曰

䟽通導引也通壤引川則溺 伏惟陛下道隱旒者安任賢用能則亂者理

續信充符璽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

名也大戴禮曰孔子曰古者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難統塞耳所以掩聰也統古冕字統古續

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濟曰旒以蔽視續以塞聽言天子之道潛

隱而信滿內外如符璽 六飛同塵五讓高世 善曰馬充滿也符璽印也

漢書爰盎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

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
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
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則老子曰和
其光同其塵良曰言今塵迹與之同

空谷振鷺在庭

善曰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
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曰振

鷺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翰曰

白駒賢者所乘空谷言聖人出仕而谷空也振

衆也鷺白鳥也以喻絮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

白之士在庭謂在王庭保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皆海內荒亂立為

世師銑曰隱鱗謂君子如龍之隱也卜祝謂

嚴君平也藏器謂藏治國之器也屠謂太

公屠牛於朝歌保謂伊尹為酒家傭保

物色

關下委裘河上

善曰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內學
老子西遊先見其氣知真人當

過物色而遞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
裘用賢委裘之實相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
登此之謂委裘然委裘謂用賢也神仙傳曰河
上公莫知其姓名也常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
帝駕從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善曰王
而誚之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
蜂以兼采為味也濟曰製裘非一狐之皮求
美必兼采眾味論而善無**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為國者信資眾賢而
善曰鬻子曰昔者大禹治天下以五聲聽治漢
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應劭尚書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
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憂作典樂
龍作納言凡九**寢議**五臣**廟堂借聽輿阜**善曰
官良同善注義
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計於廟堂藿食得不肝
腦塗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

臣相與議事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與人之誦左傳臧傳伯曰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翰曰廟堂謂貴臣與阜賤士也言寢息卿相之議借聽微賤之言臣位任

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微倖路絕

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

職也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幸徼古堯切

統曰任重謂始安王楊州刺史義兼家邦謂與

國為兄弟也言欲所任人皆取實材而絕微倖

微倖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善曰說死晏

苟且也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子曰陂池之

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

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約清談平裁老而不

倦向曰勢門謂權勢之門格舉英俊下僚不

也言勢門之人有清談者猶舉之英俊下僚不

可限以位貌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

位英俊沈下僚濟曰僚官也言

英俊之材居於下職豈可以位卑兒陋而不用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

陳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

善曰梁書

曰儉子陳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陳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也良曰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陳父曇首凡七代冠冕不絕故神清氣茂允迪云重光而謂海內所推美也

中和

善曰淮南子曰神清者嗜欲不能亂蔡洪張鎡狀曰鎡資氣早茂才幹足任尚書曰

允迪厥德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翰曰迪蹈也言神情俊茂允蹈中和之氣

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

寶好言玄理拜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以放任爲達或去衣裸體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爲乃爾

銑曰

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

善曰孫盛晉陽

言暉俱有之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向曰暉映光明也領袖可爲人之儀

居無塵雜家有賜書

善曰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妄交遊門無雜

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

濟曰塵雜謂塵俗班彪家

有賜書此言

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

陳家亦有

疎道親

善曰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

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也毛
詩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
不肖不患物不親已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已親
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良曰邇
近曠遠居近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善曰謝宣遠
親道疎物也養素丘園台階虛位送孔令詩曰
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翰曰素朴也台三
台星主三公也言此人素朴丘園則虛三公之
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五臣作首善曰孟子
庠學則三代共之曹植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
於公朝銑曰言使此人居庠序立公朝則萬
人皆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善
而欽慕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太尉
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
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懼卿之子也
皆有父風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南

鄭人司徒郃之子少好學四方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向曰言

陳繼祖父之德亦如是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

三十五善有字僧孺三字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

為養亦傭書成學善曰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

文梁興除鎮軍記室稍遷蘭陵太守卒於諮議
東觀漢記曰班超家貧為官傭寫書投筆歎曰
丈夫獨不効傅介子立功絕域之地以封侯安
久筆耕乎東觀記耕或為所范曄漢書曰班超
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人
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
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矣濟曰理謂意趣
也恬靜敏達也言棲意儉約思至靜達筆耕謂
以筆代耕種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善曰檀
以取給傭債晉

陽春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
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孫氏世
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遊不雜漢
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國
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
止毋然後入學編楊柳簡以為經良同善注先
言往行人物雅俗善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
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始斯可謂之
人物矣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渭殊流
雅鄭異調題帖分明標榜可觀斯謂之雅耳泉
俗矣翰曰言古人言行正俗無不備知
遺儀南宮故事善曰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
祠天於甘泉用之名曰甘泉鹵簿長安時出
曰鄭弘為尚書令弘前後所陳皆補益王政者
著之南宮以為故畫地成圖抵掌可述善曰漢
事銑同善注

書張安

世子千秋為中郎將擊烏桓還霍光問以戰
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
言向曰抵掌謂擊手也餘同善注豈直鼙

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善曰摯虞三輔決錄曰竇

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

文焚焚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攸

對曰鼯鼠也詔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詔案祕

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於嵩

山下得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司空張

華以問東晉晉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驗之

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

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善曰班固漢書董仲舒

儒太玄經曰爰質所疑宋衷曰質問也良曰

言陳進益於俗多僧孺有應對定疑之美質定

也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善曰書曰大王

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祕寶論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翰曰東序講道之處祕寶奇珍也瑚璉也誠言以

人廢而才實世資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解嘲曰鄒

衍頡頏而取世資班固漢書翟方進述曰用合時宜器周世資銑曰信有以言而廢人其人

之才實可為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善

世之資用云云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褚綦

字茂緒為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貢子霽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

然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蔡本
多冗長 何曰蔡南康郡公褚淵
子少出外繼有庶兄賁襲爵蔡既長
大賁上表請歸封於蔡天子許焉而
蔡上此表
讓於賁也

任彥昇

臣蔡言

五臣

有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賁

奔

所請以臣襲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

土宇臣賁世載

五臣作

承

五臣

家允膺長德

善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賁字蔚先官歷散騎
常侍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蔡國語曰蔡公謀父
曰奕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

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也濟曰司徒官名掌國

邦教也勲功錫賜也上字謂南康郡也卿大夫

誦家允信膺當也言兄貴信當而深鑒止足脫

年長而復有德所以可承家業

履千乘善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吳都

賦曰輕脫履於千乘良曰言兄貴有

止足之鑒視所封遂乃遠謏推恩近萃庸薄能

郡如脫履履履也

以國讓弘義有歸匹夫難奪守以勿貳善曰左

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翰曰言大昔武

義合歸兄也言已執匹夫之志終無二心

始迫家臣之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

為理屈善曰東觀漢記曰張純字伯仁建武初

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

被病純病困勅家丞翕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

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

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

純薨大行移書問嗣翕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

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今翕移臣又曰丁繼爲
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於弟盛逃去鴻
初與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海陽狂不識
駿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
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銑
曰張純光武封其子奮嗣侯以父遺勅違詔不
受有詔書下獄惶懼乃受也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

傍統稟承在昔理絕終天永惟情事觸目崩隕

善曰禮記曰繼別爲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
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天道無終而云終
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壙
旣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曰今奈何兮
一舉邈終天而子不反也向曰先臣謂父也
大宗謂伯父宗絕緒謂無嗣也纂嗣承大宗稟
父在昔之命則理絕終天之哀若使賁高延陵
長思此情觸目則心摧墜矣

之風臣忘子臧之節

善曰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對曰曹宣

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節

濟同善注

是廢德

舉豈曰能賢

善曰左氏傳曰宋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對曰羣臣願奉

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奔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秦引此以存讓

良同善注

陛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不然投身草澤

苟遂愚誠爾

善曰曹大家蟬賦曰復用款之未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

翰曰停絕謂不襲封也若不見免當投竄草澤以遂已志

不任

善作勝

丹慊之

至謹詣闕拜表以聞臣誠惶誠恐

善作以下二字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竟陵

文宣王子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

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銑同善注

任彦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既絕故老之

口必資不刊之書

善曰尚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應璩與王將軍書曰崔

鼠雖愚猶知徽烈西征賦曰非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向曰猷道徽美烈業刊削也言風教道德死當著其美業故老既沒必資於銘記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不可削除故云不刊也

貿府之延閣則青編落簡

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名

山毛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劉歆七略曰孝

武皇帝勅丞相公孫弘廣開獻書之路百年之

間書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之府又曰

尚書有青絲編目錄濟曰遷移貿易也延閣

書府也言著書藏名山則恐山谷移易置諸

書府則復編簡殘毀言不如立碑之長久也然

則配天之迹存乎泗水之上素王之道紀於沂

川之側

善曰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

祖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

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爲法或者天將欲素

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

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良同善注

崇師之義擬迹於西河

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

山是

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

七略西河無趙之間翰曰子夏事夫子於洙

泗之間是崇師退居西河西河之尊主之情致

人皆疑之以為夫子是擬迹也

之於堯禹善曰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

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故精廬

于市禹亦聖帝故連言之銑同善注

妄啓必窮鐫勒之盛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

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善曰東觀漢記曰王

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川圖曰陰令劉喜魏

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陳寔別傳曰寔卒

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為太丘宰故曰一城也

周公召公之化伊尹顏回之德而不立銘記也故大宰竟陵文宣王臣

某與存與亡則義形社稷嚴天配帝則周公其

人

善曰漢書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盎進曰

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主亡與亡如淳

曰人主在時與其治在時之事不以主亡而不

行其政令也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濟曰社

稷之臣主在其理其事主亡則行其政令言義

理形見是社稷臣也嚴尊也然

尊主配天則與周公同功也

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苟利之專

善曰尚書

猷則入告爾后于内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

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左氏傳曰子

體國端朝出藩

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良曰體國謂為政
化之體以正朝廷出蕃謂為刺史也入守謂為
司徒也進用忠以告君之美道五教以倫有揆

時序

善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若夫一言一行盛

德之風琴書藝業述作之茂

五臣作義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易云

日新之謂盛德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琴

書自樂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

者述作之謂也銑曰謂人有一言一行之善

者藝道藝也述作謂著

文章以述明聖之義

道非兼濟事止樂善亦

無得而

五臣稱焉

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

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者蒼對曰為善最

樂上嗟歎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得而稱焉向曰言小才能之人非大道

兼濟之事且獨樂一善者亦不得可稱而況大

乎人之云亡忽移歲序善曰詩曰人之鳥鵲東

徙松檟成行善曰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

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鵲鵲以喻焉吳均齊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

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

朝事而子良薨毛詩序曰鴝鵒周公枚亂也成

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鴝鵒

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

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

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伍

子胥曰樹吾墓檟

六府臣僚三藩士女善曰蕭

書曰子良為輔國將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史斯謂之三藩也良曰僚官也餘同善注人畜

油素家懷鈐筆

善曰揚雄書曰齋細素四尺葛龔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鈐筆

行誦文書

翰曰蓄積也油素箱也鈐粉筆也所以理書也

瞻彼景山徒然

望慕晉氏初禁立碑

善曰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

官中郎將詩曰望慕結不解

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歟翰曰景謂景行謂高山仰

止也言藩府士女皆積懷素筆瞻望王之景行空然思慕願欲立碑

魏舒之亡亦

從班列

五臣作列

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

竟免刑戮置

善作致

之者反蒙嘉歎

善曰陳留志曰阮略字德

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
郡齊人欲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以下
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
詣闕待罪朝廷聞之尤歎美其惠銑曰晉時
令諸墓者不得作碑而司徒魏舒死特
賜之碑泯滅也為謂作文者置立也
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善曰論語

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司也如其仁又曰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向曰被及也言
人有大功如管仲者則宜在尋常均禁之外

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規乞依二

公前例賜許刊立

善曰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
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

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鵠為建立碑第二子恪
託沈約及孔稚圭為文濟曰軌迹也言竟陵

王賢與褚同迹親與嶷同規
請為立碑以依二公之例
寧容使長想九原

樵蘇罔識其禁駐蹕
長陵轎
軒不知所適

善曰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觸謂齊王曰秦攻齊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者

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有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良曰輜軒使車也使采異方之言無碑使無所問

臣里閭孤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

禁策名委質忽焉二紀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寬諸王既

長各招引賓客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其貳乃辟翰曰言我逢齊網之寬廢禁賓客游王

門之法得委質事太慮先犬馬厚恩不荅而弊

幸已經二十四年

五臣作敝帷毀蓋未薜螻蟻珠襦玉匣遽飾幽泉善

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早死先大

馬填溝壑虞貞節曰人受命於天而命長犬馬

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天反先犬馬死矣禮記

仲尼曰吾聞之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

為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

得式黃泉薜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先用

填黃泉為王作薜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

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

金縷皆鏤為交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王

匣銑曰言我常恐先死不得報恩誰知我未幸已在幽泉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

駿奔南浦長號北陵

善曰南浦迎喪北陵送葬

塞也微物雲謙言也駿大奔走也南浦迎喪處也北陵謂竟陵王葬處

既曲逢前

施實仰觀後澤儻驗杜預山頂

五臣作立峴

之言廢

存馬駿必拜之感

善曰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後名常自言百年後必高

岸為谷潯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勲一沈萬山下一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此濟曰前施謂先許送葬也觀幸也後澤者謂望許立碑也臨表悲懼言不自宣
善有臣誠惶餘同善注
以下五字

六臣註文選卷第三十八

終